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十五

宋 韓元吉 撰

記

浦城縣刻漏記

古之觀天有二道厯以應於時也漏以應於厯也嘗攷之詩春秋諸侯之國不得為厯而得為漏葢厯者所以參天地而成四時此君人者之事也故春秋書王正月

漏者所以正晨昏之度為朝會起居之節而已故挈壺氏不能掌其職則齊譏焉今郡縣實古諸侯比也朝廷每以嗣歲頒正朔於天下而郡縣之間更籌取具無刻漏之器者多矣浦城縣號閩之望其地視子男為多異時樓觀雖設而刻漏亦不能備夜行者窺星趣事者候雞風雨冥晦則居若瞽瞶然為政者往往視為不急也吾友趙君益卿來宰是邑鋭意成之浮箭視刻率如古制書來告曰器雖微然所以視民者亦足以知信子為

記之夫為政之道貴不欺於民不欺之先要在一其視聽令郡縣之間於所謂晨昏之節者已不能一民之視聽而況於他乎使令之示於民者舉如是之信雖古之為政者無以易此也是道也今之所忽而古之所重益卿不習於今之忽而趨於古之重則既知所先後矣其進於古也優哉予樂其有志於古也因為之書紹興二十五年七月既望潁川韓元吉記

淡齋記

紹興二十四年予始識吾季真於信陽愛其温然之文挺然之姿將有以世其家也既而謂予曰吾嘗以淡名吾齋吾自求其說不可得也子能為吾言之乎予笑曰子能言而不言者也而吾可以不言言之乎夫天下之至美者五味也至貴者五色也嗜於口而悅於目雖吾不異也醴吾知其為甘鹺吾知其為鹹醯吾知其為酸薑桂吾知其為辛至於泊然而無味者非子之說乎青黄者吾知其為黼黻紅紫者吾知其為綺繡至於混然

而無色者非子之說乎故泊然而無味者水之謂也混然而無色者太虛之謂也今夫水流為江河發為井泉挹之瀏然以清激之鏘然以鳴投之五味而隨所入焉而水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味之泊然也遂以淡歸之今夫太虛大而寓於天地小而限於一室山嶽窒之而不為盈罋盎貯之而不為幽閒以五色而隨所寓焉而太虛之質蓋不可名狀也人見其色之混然也遂以淡歸之且彼其能受五味而納五色者豈不以其質

之不可名狀歟使其定而不易則酸者不可以為鹹而青者不可以為黄矣君子之於道也内以存其心外以應於事雖酢酬萬變而無留焉者是亦將泊然混然而後已也夫惟泊然混然故隨所用而無不可然世之為是說也茍以為無嬰於名利而不湛於嗜慾泛然與世不相町畦則亦不足以獨立於萬物之表是猶畏夫五味之泊五色之雜者也由是之說也雖朝泊於五味而暮雜於五色固未有害彼其明於體而未達於用耶季

真曰然子之説信辯矣吾將寘於壁而徐思之子其以是為記

建安白雲山崇梵禪寺羅漢堂記

閩之為郡八一水之分上下有四下州之民習王氏故俗奉佛惟謹至上州雖佛之徒未知有佛也建炎初盜起上州民四鬭亂四郡之境蕩為灰埃而下州獨帖然無事因相與訾病以為是不奉佛之應自兵火事息上州之民鮮不畏禍而佛之徒頗知用其説以警懼動化

其俗凡所以奉佛者相視出力惟恐其後無幾何用事者斂佛寺之餘以佐縣官由是佛之徒復睨其居如傳舍然蔑有興事赴功之意白雲在建為望刹異時以禪學著見號為宗師者閱數世久敝不舉紹興二十六年僧惠琳主之乃嘆曰閩於天下僧籍最富今衰死殆盡吾將製五百大士之像使是州之民知雖無僧而有賢聖者存豈不助吾教哉蓋左文林郎葉薦宋穎實為之勸二年而告備又為尊者十八附其旁佛之像峙其中

費金錢百萬餘闢堂而居焉求予文為之記予笑曰宋顏蓋儒者也儒之道不語怪以惑民不取人以自利今是像之設不惑民而自利耶宋顏曰不然凡吾州之民樂為之者以其有遷善之心也琳之志所以有為者恥其徒之安於陋而不振也天下之事能不安於陋而振以有為俾民遷善而樂為之是豈特佛之徒也予於是愧其言然予嘗遊天台至石橋愛其山林之幽深泉石之峻潔以求望見所謂方廣寺者而神光鐘磬之異好

事者往往能道之則五百大士之神其庇廕於世有不可誣宋穎今為台州從事盍一造其地以吾言招之於此方之民宜有以慰其意者矣

隱靜山新建御書毗盧二閣記

並江而南自建業歷姑熟其山之著者曰隱靜介於句曲九華之間初無奇形異態以峻拔表見於外而澗壑透迤草豐木茂五峯錯立如高人勝士超然迴出於埃𡎺非世俗所得而有也山之寺曰普惠棟宇宏麗佛事

煥列足以稱其山寺之長老曰妙義大師道恭當乾道三年住山二十有四臘矣禪學疏通而持律嚴甚足以稱其寺恭之始來也寺既圮於盜因撤而新之築大殿植二樓峙傑閣於南闢丈室於背周廊重廡環室數百無一椽一梢仍其舊者恭嘗自嘆以為積此歲月其志願之力粗已伸矣而寺故有閣藏三朝御書百有二十軸規制卑陋不足妥宸章寶墨之重客過而問之恭則憮然曰吾敢後此哉是以度天子之書非有朝命郡邑

之請懼不可為爾可自為耶可自為今為矣於是鳩工庀材夜以繼日歲十二月乙未閣亦新焉先是閣之建實嘉祐三年郡人郭祥正為之記謂其甲於寺屋也乃以卑陋易之則其興造加於舊率可知矣明年三月告成恭來言曰以楹數之從衡為七十四楹以尺度之高下為七十尺中以庋御書後為複閣以安毗盧遮那之像左右飛閣道壁湧千佛欄楯四合可以周旋瞻望作禮圍繞在我教中毗盧遮那廣大樓閣等一切處使昧

者於此不勞彈指同入如來大光明藏而雲漢昭回炳耀大千實我導師矣願併記之蓋宋室至太宗皇帝悉平僭亂章聖登封降禪以告成功仁宗偃武修文躋於極治萬幾餘閑始得游意翰墨三聖奎畫在世為多高出唐貞觀右頌之天下以鎮夫名山川惟隱靜以梁慧嚴師杯渡道場獲受此賜建炎初賊張琪巢焉書以僅存是有神物陰拱而護之今道恭典治此山能竭己力美輪奐以侈上施又崇像設益闡其師傳用錢凡四百

萬積工凡萬一千有奇而佛像之費不在焉志勤而意廣誠可嘉者嘗讀華嚴攷所謂善財童子求善知識自妙峰極海岸國展轉南行蓋百一十許最後始登毗盧大閣方能了知一切莊嚴自在境界然是童子初入胎時七寶樓閣已現其家乃見世尊逝多林中重閣故在而山巔水涯城郭市肆人天仙鬼諸聚集相奔走殆徧是遭文殊調劇不悟自今回觀可發大笑恭之不起於坐既已莊嚴佛土矣而最後因縁猶示此閣善財不生

彌勒未見將與文殊義爲同異必有能辨之者特以御書在焉則甚大而光明矣道恭笑曰然所以求子而記者此也遂書以爲記

敦復齋記

人之居凡既往而歸謂之復其於物凡既失而得亦謂之復是復之義皆返其故而還其初者也人之所以爲人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其必有自矣在人者求諸心在天地之大豈其無心哉日運而星飛淵旋而岳峙四時

變化莫有窮盡天地之心固未可識以吾心所存焉者而求諸天地則亦不外是矣易於坤之震曰見天地之心而其卦曰復以象而言則陽剝而反下也以時而言則陰盡而陽生也以數而言則千百未形而一見也是卦也既不可以為陽又不可以為陰非復無以命之豈一陰一陽之謂者歟固哉先儒之說曰天地以本為心寂然至無者其本也夫天地之心固寂然而至無則天地亦幾於息矣故無之說與釋氏乃以空擅其宗學士

大夫未有不從而惑者也自大而𧇊於細自精而流於粗自明而賾於幽自常而極於變窮天下之辨而未足以喻昔者聖人故未嘗言焉其言者子思孟軻也子思孟軻之言出於不得已而聖人所以未嘗言者懼夫後世故以吾言為口實將無所自得云爾復之六五曰敦復無悔而其象曰中以自攷夫復至於敦厚而不薄則真積而不已者也其無所悔則自質其中而知其得者也故曰復以自知然則果何事哉就其可見者謂之仁

合而言之則謂之道是以六二之鄰於初則曰下仁六四之應於初則曰從道蓋仁者道之幾而道者復之本也故聖人之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之要夫難勝者己之私既克者禮之復豈吾所謂既往而歸既失而得者乎雖然復不可過也過則迷矣迷則罔念而狂者矣苟不溺於無也不陷於狂也則聖人之門其庶幾焉丹陽陳晞顏儁傑而有文力學之士也名其齋曰敦復以志夫自攷之意而求予言以記顧余何足以進此然竊

嘗聞之聖人之學自治其一心則推而至於治天下本末先後初無二致故復之不遠則以修身復之既迷則足以敗國自異端之肆也亦曰治夫心者而其說猶以一身為可外況於所謂天下國家孰知可離則非道也今睎顏亦知攷於中而自見矣其毋入於異端以務施於天下者則睎顏真顏之徒也乾道四年二月潁川韓元吉記

大理寺奬諭敕書記

乾道四年秋霖雨不止有詔大理繫囚毋得決將親慮於廷先是夏五月皇帝御崇政殿録繫囚有司用故事僅以一二見上顧嘆以為文具欲革之粤七月己丑罪無小大命脱桎梏殿門外咸見於陛玉音宣昭恩以次降和氣盈溢天宇開霽蓋仁聲一日被四表矣而臣某甫以愚陋待罪廷尉退而與其屬仰聖天子威命下逮夙宵祗懼思率厥職凡獄之政罔敢愆其澈罔敢弗時以奉承德意罔息又旬有六日寺之獄始得以空閴越

三日而璽書被馬臣等下拜驚媿此陛下留神庶獄休澤所致且兩表叙慶臣子常禮乃閟弗俞尚惟何功肆有以寵嘉之然臣等嘗讀大易得獄之道四蓋噬嗑以用獄豐以折獄中孚以議獄旅以不留獄皆本於離而行于巽離為日而巽為風日者君之明而風者君之命也繇人君躬明德而推信今古其下得以審克之則獄之不留何有焉洪惟陛下以文王之明備成湯之信總攬權綱南面而治旣取諸離憂勤萬幾日昃不暇而發

號施令巽以申之用能清問末既於法官陰修潛消於寓縣囹圄遂虛繫自玆始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在書有之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於海表罔有不服臣等不佞典時臬事奚足贊刑措之治於萬一然則整六師以復禹迹俾四夷率服者斯拱而見之矣欽誦訓獎有榮耀焉敢不昭示萬世而列諸石具位謹記

崇福庵記

古者葬而不封蓋遠之也中古而降則旣封矣然墓而弗祭也成周之禮則祭矣故冢人祭墓爲尸然未有守也其曰守墓禁與墓大夫之職皆典其禁令而已兩漢而下守墓之家始有聞焉夫葬而封封而祭祭而守豈後世之俗寖不逮於古歟亦曰禮之變而無悖者矣謹其兆域之原䕶其松檟之植易其廬而屋焉假人而掌之子孫歲時必至而不敢忘聖人復起宜有取乎此也自浮圖氏之說與士大夫之家欲守其墳墓者率致其

徒國家著令從而許之其爵算有不得命為寺則亦自築精舍選擇一二而處焉以為較之丁壯而無妻孥之累潔齊寂淨庶以嚴乎鬼享也天下之俗幾何幸哉祕閣修撰韓公之為都大提點坑治鑄錢也當紹興之十五年請於朝曰所領凡九路不可以謀尺寸之產惟母太碩人鄭之喪未葬將卜地於信州上饒縣詔俞之於是兆於明遠鄉禪寂院之東山無幾何公使於蜀又帥於夔而不幸捐館舍紹興之二十年其繼室李夫人奉

公之柩祔窆焉越五年於墓左始為屋數十楹以處浮圖氏者又十有三年益大葺之範金為鐘樓居其上門闥室宇以備以嚴視佛廟之規雖微而體具始山未有泉庀工之日斸土而泉湧已而有露降於墓木而甘夫人嘅嘆謂其有物陰相之也因名曰崇福庵買牒而度為僧者三人買田以贍夫僧者踰六十畝蓋韓氏家許昌渡江而南墳墓既不可族矣修撰公蚤以才諝自奮歷尚書郎宣力四方隱然為時吏師而不得世其貴以

盡發其藴平生未嘗營産業僅克有地以葬其親而身没數千里外取二猶子子之繇夫人而後家道立夫人間關東歸既教其子以詩書而躬布衣糲食翛然自得以從浮圖氏之學凡舍宅之外悉捐其貲以爲是庵嘗曰吾夫之力所不及者吾以一婦人之力閱二十寒暑而卒成之修撰公諱球字美成於某爲祖父某寓於信親見夫人遇事有法可以爲難故爲道禮之變且述夫人之志以示後之子孫俾知孝云乾道四年十月右朝

散郎守大理少卿韓某記

婺州貢院記

淳熙四年秋七月丙辰婺州貢士之院成太守祕閣修撰李公書來請曰椿之始至郡也會詔書以是歲興賢能之士而校藝未有其所前太守敷文閣直學士張公津嘗鳩其費且留以待椿也椿以多病之餘顧其政之不暇懼無以為矣既而鄉老士子咸以為請而七邑之大夫又請為助於是取於帑廩之餘合以屬縣之力而

通判州事趙君彦丞奮然願督其役起於三月壬子僅數月也令幸而集焉凡為屋三百六十有四間培薄以為高刓砥以為平廊廡四闢堂舍環列蓋無一弗備觀者憮嘆以為面勢之雄偉規制之穩密自浙而東所未有也敢自以為能哉斯郡人之志諸大夫之勞同事之敏前二千石之賢以遺於我而適臻兹爾抑又聞之君亦嘗為是州實基此也故郡人願得君之文以識其始末則何如某於是拜而不敢辭曰古者養士於學以為

絃誦肄業之所選士於宮以為賓射揖遜之地有故常也自隋暨唐以文決科國朝又加密焉重扉布棘羣試於有司賓主肅拜以就研席究其經史詞賦之習質以古今當世之務引毫伸楮使其志氣有所感發才思有以攄盡非居處閎敞庭陛顯設殆不足見朝廷招賢之美諸侯待士之恭矣惟東陽郡置自吳寶鼎之初稽諸星躔工直須女故其俗工織紝而事組紃物衆地廣中興則為輔藩德教所及風化所被俗變以文三歲之舉

至五六十人豪傑相望公輔踵出足為東南之表儀異時試者寓於僧廬褊陋局隘弗稱是邦之大淳熙改元春某濫膺左符歲適有秋鹿鳴旣歌深有愧於俊造之論始得爽塏於郡城西南隅負巍峯俯大川㢠擁䦧之場㣯二廨以廣之工築方興而某易守建安矣逮張使君來經營未幾又移帥於越而去今李公之至也寛以惠其民儉以率其下凡事宴游而餙廚傳者一切不務計吏將登棟宇是亟故斧斤之聲未聞而丹雘之施已

具問於其境葢有弗及知者則其無煩於人不擾於物
為可見矣且推而不居猶有逮於吾焉夫天下之事不
難於基之而難於成之豈特是役為然哉惟成而不自
以為功則其於事也無難矣昔魯作泮宮史克頌之故
其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言民之無不從也吾意東
陽之士懷長材抱素業以奉天子明詔其從公之教益
多則遊斯者功名自是以發軔焉必有頌聲以述公之
美政惠愛又何俟於吾文雖然不可以無傳也故百有

二十五日之間其工與費皆不足書舉其大者以告於後之人云具位韓某記

東臯記

東臯者陶氏之園也陶氏之先自晉始顯而淵明令彭澤高風峻節足以蹈厲一世其詩語文章所及後之君子喜道之況其族姓家江南本其苗裔者則典型餘烈故應槩見而不妄也茂安實陶氏諸孫始予見其試於學宮聲名藉甚既而佐大農從幕府於淮西猶慷慨有

功名之志逮爲尚書郎則已華髪蕭然不復問功名富貴事而間爲予言其所居之勝在興國與郡治共一湖水將歸老焉後數年茂安果自湖湘之使事挂其衣冠以歸又數年則以書來言曰杭湖而東得地數十畝以爲東臯焉東臯中爲一堂曰舒嘯南望而行花木蔽芾以極於湖之涯作亭曰駐屐西則又爲蓮蕩小閣挹湖光而面之餘可以爲亭爲榭者尚衆而力有未及也力之及者名葩異卉間以奇石而松竹之植稍稍茂密矣

至於山光之秀列湖波之演迤風日發揮四時之景萬態則亦不待吾力者也吾雖老矣得以朝夕自逸而時與賓客遊於其間往往愛之不忍去獨憾子之未見也可以為我記之乎予曰夫世之所慕於淵明者非特其去就可尚也惟其志意超然曠達適於物而不累於物有所得者焉莊子曰山林歟臯壤歟使我欣欣然而樂歟且山林臯壤非世俗悦於耳目者也所遇之樂不自知而發故雖樵夫漁父負薪鼓枻歌聲若出金石而況

於賢士大夫得之者乎令茂安世之賢士大夫也脫跡於名利之場休心於寂寞之境是宜得其樂而自附於乃祖以榮其歸而予方奔走於朝市間茂安之風蓋已堪愧而茂安乃欲予文以道其意亦俾予知歸之有不可緩者歟嗟乎予固未有茂安居之勝也異日倘遂其歸而耕於靈山之下千里命駕以訪茂安於東皐相與植杖而耘詠歌歸來之辭舉酒道舊以謝湖山之美庶不為淵明之羞矣夫淳熙四年九月頴川元吉記

崇勝戒壇記

佛剎之在江左莫先於金陵之瓦棺寺蓋自東晉興寧二年移陶官秦淮之北而以其南舊陶地施僧慧力以為之寺或曰瓦官謂陶官也後訛以為棺爾又曰昔有僧誦法華經者以有虞氏之制葬於城隅而蓮華生其上故寺以瓦棺得名然莫可攷也攷之寺記晉武帝寧康三年始建戒壇唐貞觀二年造閣三成高二十五丈挾以東西二閣通十有九楹為一方雄傑之觀其後閣

壞於南唐又新之號吳興閣而寺名昇元宋有天下易昇元為崇喜閣亦燼於火太平興國五年更錫崇勝院額戒壇在焉建炎渡江兵寇雜擾寺宇無一存者紹興之十九年也有寓僧福濤慨然欲復之而寺基廢為軍營會慈濟大師初政以慈恩教法自北方之漢曰吾教江南未有傳也聞智者大師嘗講正觀造疏鈔於此則此地宜為講席久矣相與廬其側以告於有司請於朝得其地纔什一也施者漸集而濤遽化政主之餘二十

載悉力營焉凡殿宇像設與夫講授之堂棲息之室庖湢庫廩無不備具乃致院事以付其徒甲乙傳之書來請曰初政幸未死得以了此寺緣也願有以記其始末頃予將漕江東見其營繕之勞工築之力而志之不怠也以為佛之徒能堅忍不拔期於事之必集如此然予聞佛之說以空為宗以寂滅為樂以身為偽以諸相為妄故雖垢衣乞食坐臥不過桑下而能神通變化一光明中臺殿寶閣彈指悉現以起人敬畏之心示其莊嚴

佛土而已後之讀書者不解佛所説義乃欲竭人之力窮土木之工以崇飾塔廟效其髣髴然神通示現者無方人之土木者有限故言治者詆以為生民之蠧而事佛之實固不在是也今慈濟師則不然惟以講演妙義動化一方隨其志之所遇與施者所可及而使荆榛瓦礫之墟復為道場清淨之域規制僅足不侈不陋亦建大閣崇且百尺造為千佛以五時教法寘機輪之藏遠近從學持鉢而食者動溢千指其視正觀昇元寺守之

舊若三千大千世界納一毛孔而四方上下隨處各異又如四大海水入一蹄涔而魚龍蝦蛭游戲自在不知是大是小是同是別也師聞之曰是中安有大小同別耶曩者仁宗皇帝賜一寶珠徑大四寸鎮在戒壇前日劫火洞然此珠不壞照耀虛空如揭日月又顧長康曾於寺室手畫金粟如來之像號為神妙吾得舊本刊置壁間有人如此入吾寺門受其足戒能於寶珠恭敬作禮諦觀審見此寺八百年間無成壞相隱然常住況於

經營建立比量大小作去來今何有是處欲解斯義徃問金粟或說半偈當能了之予笑曰諾因為之書淳熙五年五月具位韓某記

古文苑記

世傳孫巨源於佛寺經龕中得唐人所藏古文章一編莫知誰氏録也皆史傳所不載文選所未取而間見於諸集及樂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今次為九卷可類觀然石鼓之詩退之則以為孔子未見不知所删者

定何詩且何自知其為宣王也左氏載椒舉之言蒐於岐陽則成王爾秦世諸刻子長不盡著抑亦有去取耶漢初未有五言而歌與樂章先有七言蘇李之作果出於二子乎以此篇數首推之意後代詩人命題以賦者若韋孟尚四言至酈炎乃五言也夫文章遠矣唐虞之盛賡歌始聞魏晉以還制作逾靡學者思欲近古於是其有攷焉惟訛舛謬缺者多不敢是正而補之蓋傳疑也淳熙六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兩賢堂記

並江而東行當閩浙之交是為上饒郡靈山連延秀拔森聳與懷玉諸峯巉然相映帶其物產豐美土壤平衍故北來之渡江者愛而多寓焉廣教僧舍在城西北三里而近尤為幽清小溪回環松竹茂密有茶叢生數畝父老相傳唐陸鴻漸所種也因號茶山泉發砌下甚乳而甘亦以陸子名紹興中故中書舍人呂公居仁嘗寓於寺公以文章名於世而直道勁節不容於當路者屏

居避謗賫志以没上饒士子稍宗其學問雖田夫野老能記其曳杖行吟風流韻度也後數年故禮部侍郎文清曾公吉甫復來居之二公平生交俱以詩鳴江右適相繼寓此而曾公為最久杜門醉詩書以教子弟或經時不入州府不問世故好事者間從公遊談風月爾公亦自號茶山居士若將終身焉會朝廷更庶政一時端人正士始得進用而吕公前已下世莫不惜而哀之公起為部刺史遂以道德文學入侍天子蓋退而老於稽

山之下而上饒之人稱一時衣冠師友之盛及二公姓字則拳拳不忍忘寺之僮奴指其庭之竹則曰此文清公所植也山有隙地舊以為圃指其花卉則曰此文清公所藝也一亭一軒愛而不敢動曰此公所建立或命名也主僧敦仁者言少年走諸方侍其師清於草堂清每與其徒誦二公詩語且道其禪學之妙敦仁竊聞之以謂非今世之人也不意遊上饒及見二公於此寺今既叨灑埽之職矣俯仰踰三十載思再見而不可得也

將虛其室繪二公之像事以香火而祭其諱日焉於是榜以兩賢堂而求為之記夫自中原隔絕士大夫違其鄉居類多寄跡浮圖之宇固有厭苦冀其速去者矣未有能知其賢既去而見思也在詩有之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說者曰茇之為言草舍也召伯聽斷於棠木之下而民之被其德者思其人敬其木不加翦伐云爾令二公之寓室殆亦茇舍之比也然非有聽訟之勞及民之化而敦仁又佛之徒豈能盡知吾儒之事與

夫賢者之詳乃尊敬愛慕不已至祓飾其居以為二公之思而祠祀之使二公也得位以行其志則所以致民之思者豈不足侔於召伯哉雖然世之為士者見賢不能慕既去而忘其人聞敦仁之為過於堂下亦可以少愧矣夫淳熙六年七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建牙門記

信之地勢來自靈山中道石起如龍鱗鬣隱現至郡而伏以赴於淵前山品立如覆鐘釜水渟若留懐玉高峰

出艮隅森植猶束筍故老相傳得陰陽之勝雖宣和青溪之盜建炎寇攘雲擾皆莫能犯其地而郡治歸然獨在然南有牙門而不為觀臺僅成一樓與縣之庋敕書者比閱歲既久瓦腐甓圮楹桷摧朽殆將壓焉淳熙之七年也莆陽林侯枅由中祕書來莅兹郡既再歲矣侯之政一以儒雅緣飾簡易而不煩士民安之歲適屢登因以餘力大治其城壁與其四達之門猶於牙門盡敝未之議也民相與言曰吾侯宜為此矣然距其捨我之

日不數月則柰何侯聞之歎曰古之君子所寓之舍猶必葺於一日也況公宇乎吾雖不敏尚能為爾成之好事者則又曰州遠於山而附於水乏土不可斸也前人未能為之𫎇臺者不以是耶並廡有堆阜侯呼廡吏問曰平之無傷乎曰庸何傷侯笑曰土於是焉取之衆讙然大服乃以七月壬子遂興其役增卑以為高撤故以為新凡畚鍤斤斧之工悉厚其直葢無一斂於民者踰兩月告成臺崇十有六尺樓其上又二十尺左右為兩

夾樓而閣道翼焉不侈不陋適其地形之宜士民德侯之深偉侯之績而惜其將解印綬也願有以識之夫門闕之制尚矣自天子至諸侯所以出政令時啓閉肅賓師一也下觀而化於是乎在故雉門兩觀之作書於春秋而漢儒記禮乃以為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惟魯以周公之故用焉然攷之大雅則臯應二門之築亦周為諸侯之時其因於商者可知故其詩曰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且伉之為言高也將

將為言嚴正也豈諸侯之門必高且嚴正然後應於禮

歟國朝著令門廈藻栱之施莫不有制惟郡之正牙門

得用重屋立臺而設鴟覆瓴其制特異蓋揭鎮名建旌

牙其上鳴笳伐鼓以令昏旦者視門以為表非其舍宅

比耶信之為州四百二十有三年矣其地控閩粤鄰江

淮引二浙隱然實衝要之會山川秀發人物繁夥異時

多士之儁屢冠天下而宰輔之出間亦蜚聲名立事業

其風俗興起固未艾也今林侯舉久墜之典克合於古

斧藻面勢有光輝焉非若汎然樓觀登臨之美以為埶事者遊覽之資而已雖然侯之車既攻而馬既駕矣不懈以思不惑以移斷然圖之而不日成之以徇其民之願欲則侯之中所存與其所操執者天下之事何往而不可為哉某方卜居郡郊見其民之喜而嘉其事之能立也因為之書

雲風臺記

凡人之情鬱則思舒局則思放低滯則思高明庨曠之

適古之人作園以游築臺以觀否則之山林而託焉雖仲尼之聖猶登泰山而臨吕梁也豈不若是將無以寓其情耶然君子務以適其情而未始縱其情務以適其情者不過避喧以習静升高以望遠俾山林臯壤接乎吾前而塵垢秕糠不涸吾中而已永嘉黄使君堅叟鄉昭武也其居一榻之外無所遊覽久之得舍北地數畝規以為圃面山者為堂面竹者為亭作室於花間置檻於溪涘則既有名佳之矣而昭武之南山最為奇秀睽

屬如屏障其西則君山遠在百里之外聳直倚天城之中有山號登高熊踞而虎卧林木蒼然大溪絡其下東北諸峯合遝四出堅叟築臺而望之其崇僅尋丈也凡一郡之山無逃焉書來請予名予少嘗寓昭武與堅叟遊其山川勝槩歴歴可想則以告之曰韓文公詩有云東堂坐見山雲風相吹嘘子之為是臺也以山故耶山之狀不可以名盡試以雲風命之何如堅叟喜曰雲之與風即山之自出也今吾老矣仕於四方得郡而將行

顧未能終耕里閭而惟徜徉花竹之陰因臺之成披襟
矯首以睨夫雲風之去來當其滃然之奇滲然之清以
蕩吾目而觸吾懷吾之樂則無盡而君亦何自知之乎
予曰子固不得而知也蓋嘗思之以堅叟之才遇事有
立自為州縣官官聲卓然宜其蚤獲用於世而婆娑晚
境猶為天子守千里之地於海隅其所設施雖未為不
遇然而嘗聞之古之賢者每以致身功名之會則為依
乘風雲今聖明在上羅天下之士以清中原而復太平

之業則夫雲集而應龍翔風薄而萬竅怒子之功名得無其時又何戯縮於此乎堅叟謝曰吾豈為是也君既名之則亦書之將以示吾鄉之人以無忘君之言於是書之臺上淳熙七年十二月潁川韓某記

風鶴樓記

樓在合淝淮之南故秦九江郡也至漢孝文析其郡又為廬江實令西路也自春秋季年吳嘗會於橐臯而漢封淮王皆社於此及孫曹紛爭則以合淝寓揚州之治

築為新城晉人扼淝水以敗秦師周世宗厲兵正陽攻戰於紫金山下遺跡具在故今廬州形勝腹巢湖控渦潁膺濡須枕灊皖隱然為用武之郊置連帥以總兵民厥任重矣乾道初詔遣大將暨建康留鑰之臣同視廬城浚其溝隍增其壁埴益固以堅乃營田以寓兵列戍以衛民由是帥守之寄尤遴其選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來鎮是邦屬歲旱荒流徙塞塗公私睊睊侯内撫饑羸外弭寇攘整財治軍凖繩有度官吏協和民庶

安輯其明年秋政成事簡益求所未至葺而更之會大
雨水暴注兩市橋壞伐木於山以濟病涉又訪州之賢
哲故象廟而享之以興起其俗於是民服侯之化知所
後先惠而不擾忠而能力也相與言曰吾侯勞於我矣
宜有以佚之先是州廨之背有臺號熙熙為歲時登臨
燕樂之所久廢不治蓬生而土圮願復其舊以紀吾成
以侈後觀侯則謝曰臺固美矣其可為樂乎然民之幸
相與也其取橋之餘材臺之舊址因農之隙卒伍之暇

為一樓以望四郊雖不敢效前賢籌邊之作而驤首縱目慨然俯仰以無忘聖君顧憂庶思效吾職者則猶可哉其冬樓既成因其郡佐來請記之而問所以名者予嘗行燕趙魏之野有感於戰國之事蓋城堞相望二三百里坦坦而近非有高山巨川之阻而迭為長雄勢莫相下世則以謂兵為險也然兵固自若亡慮常數十萬以樂毅廉頗用之則强以龐涓趙括用之則敗是豈在於兵特以人為重焉及觀謝幼度之戰正令合淝是時

晉之渡江餘五十年西北勁兵梟騎寧有在者而能用吳楚之人以破其百萬之衆至聞風聲鶴唳以為王師豈天之助者耶亦人力爾今朝廷視淮西幾河朔比也以為長城以為北門匪文武之英智略之士疇克任此而折衝禦難俾數千里之地既庶而教習於技擊而隱於耕鋤蓄憤養威不勝從軍之樂而務為安強如侯之用心豈易云者夫幼度遠矣方萬叡之號九臯之鳴聞於天外功名之士蓋有起舞而歎者今遂以風鶴命之

亦紀其故實也予雖不獲奉侯之樽俎從容樓上以臨淝水望洛澗八公之山草木依然英風壯氣可想而見後之登臨者識侯之用心其忍忘哉

潘叔度可庵記

物莫不有生而人莫甚於畏其死世以養生為言者求其氣之所自來而保其神之所可至呼噏運動以規天地之造化曰委形蛻骨可無死也而為西方之學者從而誚之以為人之生皆妄也惟捨其生然後見其不妄

者存是謂發真歸元而得以出於死生之外二說既立
未有不竒而信之者雖然彼固有激而云斯可也猶以
死生為累者耶是亦遺人道而慕天道孰知人道即天
道也生雖不捨豈不足以聞道而死何足以累道哉在
人猶在天也苟不有見徒自分爾故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然則道何自而聞乎又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生何
自而知乎易之繫乃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且死
生既有其說矣始之與終殆亦相似而聖人不以其說

示人者欲人之自知也由不能自知故切切然惟他人之說是信目瞪口呿則亦無惑乎異端之言有以入之也自漢以還世之儒者僅能談治道而不能知率性之道於是治天下與性命之原判然為兩塗千有餘年以道為何物則又特以為不過於君臣父子之間禮樂刑政之際所以治天下則然矣而論者輕之曰爾之治天下吾緒餘土苴也而道常在於虛無恍惚之中清淨寂滅之域外夫死生棄夫人事然後足以為道而儒者蓋

亦歛衽避之而不敢問不則摭其近似而求合焉是天下有二道也盍亦觀夫太極之生陰陽之運萬物之作在天成象而在地成形動靜隱顯莫適而非道則其在我何獨於死生而疑之聖人相授惟精惟一而仲尼所謂一以貫之者曾未之見鄉予嘗病世之學者不復知此久矣頃歲閑居嘗與呂伯恭論之今伯恭不幸已往而金華潘景憲叔度從伯恭游最久而密者也篤信好學既連喪其室人買地於金華之别麓號葉山以營其

二內之藏而虛其中央以為他日自歸之所築室於傍因以游息而語其鄉人曰吾非以厚死吾之生亦在焉與予之說似合而伯恭之友朱元晦以聞道之意名之曰可庵而叔度自名其前之堂曰退老取伯恭之言以名其後之室曰共學左則曰庶齋右則曰省齋二齋儲書且萬卷以待朋友之習市良田百畝以為講習聚食之資而積其餘以贍並舍之百家歲稱貸而給之目其倉曰友助省齋之南有堂曰明極以伯恭舊以名其先

人之精舍也亡慮為屋五十楹規地可千尺用意勤勤若是予兩竊爲婺之守植叔度庵未成不獲一至其處而叔度乃欲予文為之記蓋潘氏舊居松陽以儒名家逮移金華而叔度又世其科自謂體弱不任趨走曾未試於仕氣貌臞然而道藝日進距城十里始為是庵足以晨出而暮返其山水之環翠景物之閒曠同志者至亦忘其歸而叔度每脩然自得也夫士大夫耽生而惡死厭常而喜異一為塋宇不曰曠達齊物則必覬倖幽

冥無窮之福於吾聖人之學本末之究故予追思曩與伯恭所談為及死生大略皆叔度之欲聞亦以告其鄉之士友俾知叔度之意在此而不在彼也淳熙九年六月潁川韓元吉記

盧州重建包馬二公祠堂記

賢者之在天下其生也有以惠於人則死也亦有以懷其心故雖閭巷匹夫思慕而不能忘敬畏而不敢慢此豈或使之然哉惟其名久而行愈彰身亡而道益著百

世而下如一日也故古之為治者於一鄉之賢一國之望必尊禮而敬事之或不可見則亦謹視其墓域嚴共其廟貌幾若奉其先者非覬其威靈禍福也所以興起其俗而動化其民使知賢者之不泯也宋有直臣曰包孝肅公廬之合淝人也其在廟堂不能一歲而薨而其鄉人至今祠公於節婦臺下蓋公少以孝行聞於里閭擢第得官不忍去其親之左右喪則廬於墓及移之事君當仁祖朝天下可謂承平而切切論諫有古諍臣之

風海内稱其姓位而不名至外夷之族願賜氏以同其宗況其桑梓之地可得而忘之哉然節婦者亦公之子婦崔也始公之子誕通判潭州而卒崔守志以事舅姑公哀傷之甚以為無子崔則告曰公有幼子尚可棄乎公駭而問所以崔曰公曩所黜媵妾生子於父母家貌甚類公能誦詩書今七歲矣公喜顧其夫人取之以歸拊之曰汝非崔氏不得為吾子也及公没他日崔氏一子亦死其母自荆州來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乃身送

母至家而後歸且曰若强我留當殯於尺組之下幸以尸還包氏也既鄉人上其事朝廷既賜封邑旌表其門故公之舊宅燬於兵火而表臺巋然獨在號爲節婦臺云因相與塑公像以爲祠凡雨暘疾疫必禱焉棟宇卑陋非所以爲一郡之觀先賢之禮者士民欲新之久淳熙八年武節大夫延侯璽安撫淮西既再歲民和而政成始徇其欲而爲之寓公之像於中而肖其張夫人與子及婦於後堂位貌顯設儼如家庭侯則又曰忠肅焉

公亦是邦之傑也與公皆家合淝皆嘗典其鄉郡凜有惠愛今俱繪於學宮博士諸生以時奠其墓矣顧其祠久廢是宜并祀而無疑者於是即其旁規地以建忠肅之祠二役既興遠近嘉歎棟楹榱桷不日以具既告成崇扉邃宇規制甚備侯躬率僚吏奉而安之老稚駢觀羅拜歛衽如復見二公端委正色於黄堂之上亦可謂不言之教矣乎惟孝肅諱拯字希仁自中丞三司嘉祐末僅爲樞密副使忠肅公諱亮字叔明由太平興國起

家歷事三朝出入侍從判尚書都省以太子少保致仕
其位朝本末與崔氏之事有傳在史固不待述而侯乃
以廬人之意請為之記嗟乎世之論孝肅第以剛正敢
言辨忠邪詆權倖犯天子顏色以議國本罷内降為難
而某獨歎其初為監察御史時首言國家取士用人未
得其實歲賂繒幣非禦戎之策宣選將練兵以為邊備
此誠知天下大計為萬世慮者忠肅公智略明敏雖不
至枋用然識諸名公於未達自呂文靖田宣簡宋元憲

陳恭公而下期以輔相流知人之鑒其裁剸繁劇縱釋逋負破械脫縛全活詿誤前後千有餘人領麾符者凡十有七善政固多而某獨歎其在長沙日亡命卒剽掠為患有捕而殺之者吏坐以死公特貸之曰是為民除害也逮移江寧行次九江屬歲旱民飢湖湘漕米適至公移文守將發以賑民飢不問其可否真識權知變而喜任事者非世俗拘攣之比也今延侯儁一道之寄來治於盧乃追美二公志之大者書而揭諸祠下庶幾士

大夫知而慕之不徒紀其歲月而已也淳熙九年十二月具位韓某記

信州新作二浮橋記

淳熙十年仲夏信溪大水浮梁敝綫墊郡守朝奉郎錢侯象祖議新之時歲屢歉衆懼費不能給也侯則曰吾非取諸經賦也剏敢斂於民顧吾承乏民上愧無以及民者惟是燕設廚傳之常則加節焉既踰年矣公費之積或可用於此乎後兩月會予還自宣城郡之士夫逆

而詑曰子家溪南吾州之橋成矣前所未有也意他郡之有亦莫及焉且甚異者方閔於雨乃七月庚辰橋將繫之夕雨則大霆四郊之禾盡興遠近呼舞謂將有秋不特喜夫橋而已也子其為記之於是相與步其上坦如康衢屹如崇堤廣丈五尺危欄巨艦材堅且良羣行不聞足音疾驅得以並轡信乎可詑也又取其餘舟以杭於南港盖兩橋為舟六十艘舟長皆四十有四尺大橋則東西驛道所由出南則趨閩粤焉予盷而歎曰古

者矼石彴木而謂之橋病其涉之厲也後世比舟而梁焉蓋所以濟不通也故雖盟津之險長淮之阻國朝為制庀在有司凡州縣之濱於巨州者得用為法然或為或否君子常以是為觀政非甚力之不足則亦志之有怠云爾信在江東為衝且巖邑也力固不能甚富而當官之怠閒未免焉異時為是橋者必資於民頻易而屢敗政和中有縣令鄭畋始市田為之助然不能二百畝水旱猶半焉淳熙改元前吏部侍郎趙公汝愚為州既

新之矣風雨漂搖濤波蕩激歲纔十周舟已復壞今錢

侯之舉也當賑飢拯旱之餘惟不憚於暫費而圖其永

久可不謂難耒占而孚雨以時應人和之感可不謂速

真有志而後成哉然役興而吏不譁事集而下不驚則

政之無擾於是可見嘗問其費工忘慮五千四百有奇

錢為六千緡糜賑民粒米之羸殆三百斛較之前幾於

參倍則其可久將亦什倍而無疑矣使後之有志者卒

勿怠而時葺之橋之歲月豈可計耶侯吳越之裔也家

世衰鉞而澹如寒素進攝郎省來試是邦以遵治民考功之制故能損二千石之得以自娛者思及於民移豆觴餽餉之恱於外者以資往來無窮之利况其雨之喜正與橋會在春秋之法得以特書故其士夫之請者併以為喜而士夫之喜即其民之意也八月戊申記并書

建寧府開元禪寺戒壇記

佛學之徒以寂靜能忍為心而以勤苦不退轉制事故有斷其肢體以求師授法死而至於更生猶未忘其所

營造者用是以崇其塔廟故雖窮山絶壑必得其地而居之而率有成焉豈類於吾儒所為執德之不回而正固之幹事者耶蓋特用之於其一法爾始予守建寧而城南有太寺曰開元負山面溪形勢雄峙世傳以為吳大將呂蒙舊居也建炎初火於巨盜絶而未輯長老僧懐璧住而慨然曰當以試吾願力也不數年則新其大門更其兩廡闢殿庭興寢室輪奐規畫嚴且整矣去歲之冬又以書來曰寺有授戒之壇吾學之所甚重蓋其

誓夫新為僧者自紹興三十有二年移置於寺而猶寓於方丈之地非天子誕彌之節莫得宣焉府縣之官拜祝其下而壇宇到今弗備乃先捐其平生衣資然後募諸施者且取寺之贍衆之餘合為之費鳩工庀材甓石三成瑑鏤鋟巧極其精制衡餘百尺從六十尺有二崇過四十尺丹髹其楹繪采其壁而左翼軍將劉琮者思子明之功施作佛像其中四大神介冑其隅以為之衛起五月辛未至十二月而畢亡慮三千緡也而竊欲予

文以記三返而益勤夫閩之八州以一水分上下其下四郡良田大山多在佛寺故俗以奉佛為美而佛之廬幾甲於天下若上州則雖有僧舍類皆空乏不給況殘毁之餘能從事於土木哉壁檐為衢信二刹人所欽向而用心精勤汲汲靡懈故至則成就若此予是以知天下之事不患於人之不能為而患在人之不肯為使士大夫遇事而有堅忍不拔之志則亦何功之不可成何業之不可廣也故其有請不復究浮屠之說毗尼之教

以衒詡其徒而以有於吾心者舉而示之然璧亦老矣聞其築室於山蓋將休焉因為此書俾建溪之人歲時嬉遊梅山陸泉之下以觀開元紺宇之盛知其興復自璧始也淳熙十年五月具位韓某記并書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至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范逢恩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程嘉謨

校對官編修臣祝堃

謄録監生臣祝然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

宋 韓元吉 撰

記

滋德堂記

君子行事未嘗必其報也而天之所以報于人初不可期以久近葢嘗以世俗論之近者在其身久者在其子孫皆所以為報也故郭令公之貴第其考者垂三十年

而漢之楊氏為三公者數世其理則一而人人遂以百年之報為遠曾不知于天地之大亦朝暮爾然古有言曰活千人者子孫有封夫活千人猶有其事也不幸而無所事何用見其德哉聖人之事天則曰作善降之百祥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則善者果何事也嗟夫今世之所謂善雞鳴而起匍匐鬼神者有焉口誦佛老之書者有焉然葷茹蔬戒夫殺食者亦有焉是固未為不善質其行事則或不然吾意古之為善有

不在是及觀孟子之說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然後知古之事天即為善矣何也夫天者善之元也善者道之繼也天既以性而命我而我以道之繼者事之則其心與性之存者顧何假于外為至于能活千人則亦充其無欲害人之心而已哉予少寓昭武買田在郡之東有朱姓萃居一鄉號多賢士時朱君令圖為里之豪而善不見外循循教其子弟甚力後十有餘年令圖之子欽則登進士第未幾始仕而又以賞吏其秩鄉閭

始歎異曰合圖之門何以致是耶予聞而告之曰是葢為善之報其所以為善非今世俗之謂爾及欽則將為縣于巴陵泣而言曰欽則齒之一命而官于建安吾父幸見之矣今遂宰邑以臨于民吾父不及見也悲莫甚焉歲時得以拜而事之者墓所有堂其為我名之而有以記之以貽吾父之善俾子孫視而不敢忘也予曰子之先君子所植厚矣鄉閭猶莫得而名而吾何足以知之雖然惟其不可知此固遺子者也吾聞之植德務滋

譬之水與木焉其流日以深其枝葉日以盛大故願以
滋德名子之堂而以德之説表其上不特俾君之子孫
視而不敢忘庶幾一鄉之賢亦敬慕而不能忘也詩有
之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可不務乎淳熙十
年正月頴川韓元吉記

易足堂記

楚有士好遊躐衡廬之巔泛洞庭下彭蠡凡林藪之幽
川澤之奥無不足也意未云足聞有三神山在東海之

中其上多奇禽異卉人之壽而仙者居焉意乃甚慕庶幾可一至也殫其產以治舟竭其力以聚糧没歲窮年莫能見也恐懼于波濤之淵旣憊而歸里之父老從而笑之曰曩子之志甚鋭也吾未可以言焉今其倦矣吾語子遊子獨不見夫吾之居乎依于數仞之丘而闢爲尋丈之室隱几而臥僂未始躡乎閾也瞑目而遊于冒中而四方萬里之遠于所未至者也吾皆至焉何哉子之游者事乎外而吾之遊者事乎内也顧安用僕僕然

東西行為昔者秦漢之侈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力固
已并諸侯威固已服四夷而惟以其身之未能升天也
旦日而求之有方士者嘗為之幻導之而升其所見宮
室之美嬪嬙服御之盛若有以異于人世間也恨莫能
留涉筆而志其墉明日視之則盡已之宮也是何哉由
其心之未舒則縱其耳目之欲者未制故希于外者無
已焉由是而言禍莫大于不知足而富常在于知足況
子以匹夫之賤規規以好游名天下亦安往而後足哉

友人章冠之聞而嘆曰吾非好游者也借是以推天下之事其不類于游者幾希彼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今吾有數畝之田可耕數椽之屋可庇矣雖萬錢之廚千間之廈不是過也豈不為甚富矣乎邑之士以吾為可親賢卿大夫以吾為可與游開卷執筴而詠焉古今事物之情舉無所遁俯仰于天地間葢亦無媿豈不為甚貴矣乎故吾嘗自以為足而人常恨吾之不足特未知世之所謂既富且貴者其心果能如吾之足哉今吾僅

營一堂矣將以易足名焉則何如夫冠之詩人也與予兄弟交最厚且久其清苦貧窶予亦常恨其不足者而聞其說若此犂然有當于予心遂書以為堂之記其山川之勝風景之佳冠之必能自見于詩爾予尚何所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潁川韓元吉記

竹友齋記

趙彦秬周錫寓于東陽佛舍種竹百餘以朝夕其下名曰竹隱而告于予予曰竹則佳矣美矣然隱非吾子事

也吾聞古之所謂隱者謂其時命之大謬而不可以出也今子以帝族之賢而聖明在上一試而得官再試而暫躓然子之論議卓然益高文辭蔚然益華校今多士之選曾何後㒺壯而髮鬒特時有未至而已何遽以隱為吾將更以為竹友則何如周錫曰君之語我厚矣夫友者同志之稱也竹之志謂何而人何得以友之予曰古之所謂友者豈惟同志之謂葢亦友其德也竹之志不得而通抑其德有似于君子歟今夫春而華夏而茂



秋而成且實冬而復其根則固草木之常也惟竹為不然以拱把之姿而懐金石不渝之操以尋丈之材而藴松柏後凋之節雖葩卉艷發澹然不為之遷雪霜沍嚴挺然不為之槁依乎山巔放乎水涯氣凌雲霄之上舞佳月而嘯清風若不復為世用也逮其用焉穴而吹之足以為威鳳之鳴協律吕之和挺而簣之足以障洪河而庇廣厦薦之清廟而為籩莒納之金匱而為簡㸦惟堂以為簾設几以為簟總竿以為箭傅羽以為箭旅于

菁茅而不為侈雜于木屑而不為賤則竹之用無施而不可焉是其虛心以近道耶今子之未至者時也使聖人而能為時則冬起雷而夏造冰矣惟時至然後應則亦何事于隱乎且君子坐臥于竹陰而吟詠于一室于中懷之得固亦無異于隱者俟有用而發焉宜無以隱名也惟竹之德有似于君子故願吾子友之淳熙十二年三月潁川韓某記

絶塵軒記

貴溪尉舍舊有黄梅出于垣間元符己卯歲廖明略舉
宋廣平之事題曰能賦堂以況尉君曾敬之也明略既
為之記而晁無咎題其後謂其于敬之遠矣無咎又和
其試茶看花二詩有兩絶塵之句則敬之為人固可知
也後八十有二年福唐鄭肇之子仁實為尉于此乃葺
堂之壞而更新之訪梅抍而增培之亦治其東偏為小
軒寘筆研書帙其間以朝夕坐臥而休焉會秩滿將更
而予因榜之曰絶塵蓋取于無咎之詩語也夫三君子

遠矣廖昆以館閣英名留落是邦曾君以相家子文采風流號有典型一時酬酢往來歆豔後輩其于廣平之賦殆有感而發也若夫絶塵之喻則顔子之望于夫子者雖詩人比興無所不用其意然予亦豈獨為梅花而發哉子仁通于學而邃于文學業過人遠甚方從事詞章之科其奔逸青雲皆自此始故予復感而書焉庶幾異時為尉舍之美談也淳熙癸卯十一月潁川韓某記

建安縣丞廳題名記

古者輔相之任曰丞百司九列之貳或曰丞而郡縣之副其長者亦曰丞葢丞之名將以翊其上而丞之也郡丞秩稍高下統掾曹體亦有間至縣則事無大細悉關丞然長或能率其權不以予丞丞或才復擅其權不以事長茍異是則必退避畏縮而舉聽于丞遠嫌絕疑漫不助其長之二者均失矣豈設官共治之意哉莆陽林智可之丞于建安也而某濫為之長凡邑之事智可不遺餘力以助吾葢更聽迭議必至于濟而後已由是相

與歡甚脫去畦畛無區區世俗之病故建安雖號劇以某之懦而無識焉者智可之賴為多焉智可以其暇日整治其庭廡築室于南端新城扉之樓以為臨觀燕息之所既又集建炎以來丞之名氏于壁屬某為之記故為道丞之設吾二人相與之好以媿夫世俗之徒智可嘗為德化令治有聲矣屈為丞葢不卑其官如此吾是以等而上之其知所以共治者歟紹興三年十二月旦頴川韓某記

饒州安仁縣丞廳記

凡天下官府雖曰臨民而棟宇之設類不能逮夫浮屠老氏之舍蓋浮屠老氏其徒務為夸大旣營其居而不會其費茍費不具則有弗為規制未備則亦弗已故磨于歲月次第相付州縣之力有不可冀者而士之居官望遷而幸去遠不過三年近止一二歲視之若傳舍然緜蕝草創殆無必葺之意始銳而終怠作于前或弛于後非有慨然持不回之志未易舉也國家肇造乾德中

始詒官廨增葺刱造對書于新舊官歷其不葺者殿一選至景德三年又定為印紙之目廨宇間數既書其虧損至添葢則又曰配民與不配民皆所以防制官吏欲其不苟而已自印紙之改式也後生不能舊制而官吏之苟日滋數十年來加之以兵火因之以匱乏官廨不整尤甚饒為望州安仁為劇縣丞為上佐其廨在縣治之西面覆盆之山俯玉石之津山水秀異陰陽家以謂得廬山之一趾然其宇蠱壞久不可居至寓于他所滛

熙十年從政郎韓君歷為丞始鋭意新之懼其費無所取也先是君之來邑例有迓夫之直君儲之不肯用而用以市一山之木祘極乃具而民之輸役庸者亦例有公廨之入君復不肯用而亦不肯盡廢銖兩積之以陶瓦伐石且為工匠之募邑以剩粟助之閲再歳而僅集其廳事堂廡庖湢廏車廳備而不陋足以稱其官而民無一詞以為擾者吾是以知天下之事有志者竟成而顧望退縮以為不可為者特繫其能否爾祖宗之制于

是可稽而君之廉勤能力于是可見君𩔖人也于吾族猶諸父行績學守官箴藴有家法故不敢溢美以書而書其實以識于宇下淳熙十三年正月具位韓某記

泰州水門鼓角樓記

淮甸之郊介江而瀕海曰海陵郡其地富魚鹽鮮商賈河流貫城中舟行若夷路其門跨水者三歲久而浟浮桁以制衝檽扉以置鑰曾無以示禁而嚴闉闍也錢唐萬侯以儒雅飾吏事守郡之明年政成而令修乃重理

所謂山水門者且樓其上以臨望四郊之遠民俗喜曰吾公可謂知所務矣無幾何郡之鼓角樓墊而壞民又嘆曰吾公其可忘此哉請亦新之侯則謝曰鍾被天子命守是邦無能也始至之日庫之緡錢僅數百庾之斛粟纔數十也旱暵既作禱而幸應麥菽旋登秔稌雲委因得盡心焉兵吏之賦既充歲時之用粗給故方隅無犬吠之驚以鼓舞堯舜之治然城扉之防奸征稅之自入有不可緩今民之居尚茨于茅葦而守之舍則亦寖

備夏屋渠然以朝夕安處雖一樓未葺庸何傷而父老
相與咨言之賓客士大夫慫恿之曰樓之于郡府鼎門
之地也猶鬠髻之飾在無不設者如目之有眉面之有額
雖若不繫于用而天下不可闕焉者自古也攷其近之
歲月作于紹興之丁巳葢四十有八年矣由公而遂廢
其忍乎于是又以其餘力始為之樓既成翼以二垛樓
于外遂為一郡傑特之觀夫古之君子為政而美者無
非以善于民也民之所欲而拒之所弗欲而強之皆非

所以善于民者況夫土木之功繕修營造之役雖聖人亦所甚重惟刺史二千石心一不在乎民則沽整辦之譽以衒其風力者有之增耳目之奇以自娛自奉者亦有之下則傷于財而蠹于民適資匠胥之盜竊春秋于門觀之作臺囿之築無不謹者抑以是夫今萬侯之政則既善矣澹然不志于功利而盡斂是去逮及舉事之際不自以為足躊躇四顧殆有所不得已者至因其民之所願欲然後為之輪奐翬飛不侈于前不夸于後無

一取諸民無一勞其民者用能談笑以底于成推是以往舉而措諸天下可也海陵儒學之鄉吾意其士子必有歌而頌之者將轉而上聞故其規制之略費用之目皆無足以書特書其善于民者以彰侯之用心俾後人其知焉

鉛山周氏義居記

東南之俗土狹而賦儉民嗇于財故父祖在多俾子孫自營其業或未老而標析其產近歲因為之立法雖曰

欲絶異時爭訟之弊而紛紜鬬鬩殊無睦婣忠厚之氣賢士大夫每以為病也信安之地犬牙于閩鉛山又在南孕金青殖寶貨壤厚而泉沃頗多大家周氏世為舒灊人繼遷金陵避五季之亂來家鵝峯之下葢三百年矣有祠號將軍者最其始祖也系雖莫可譜其曰承志曰誼者皆累祖業儒至處士欽若字彥恭有聲三舍間晚不事舉慕其舅祖里儒劉煇之義嘗曰劉公舉進士天下第一也作起俗記以詆譏不義之俗其祖妣之喪

有二季父而公自以嫡孫而為之重服買田聚書教養其族之貧者邑令名其社曰義榮是可法爾處士始欲與其伯仲同居而不異籍自以身在季不得專切切為恨逮其病亟當紹興二十二年六月也索紙書字二百餘以戒其四子有曰吾平生教汝讀書固不專于利禄欲汝等知義以興嬔薄俗爾我病必不瘳汝等盡孝以事母當以義協居勿有異志居舍雖小不足恥田園雖寡不足慮也不能遵吾訓是謂不孝他日或仕不以廉

自守是謂不忠不孝不忠非吾子孫也越六日而逝其配虞氏賢而守義慟哭而藏其書淳熙四年其子曰藻曰芸曰苾曰芾稍長矣虞乃以遺命陳于民部祈給之憑有司方下州縣覈其實又七年藻等益壯以有立繼亡曰母老矣官未給憑無以安母心以明父訓于是部符于州州帖于縣始坐條令而予之據以昭示其子與孫葢國家之制顧以財產不許子孫分割典賣者官為給據子孫不得追改也而虞又自請異時子孫或違父

母命各居異業許外人告而聞于朝省坐以不孝之罪于是鄉人莫不欽歎而賢士大夫者相與來言求予文以記予為之出涕而言曰先王之教以孝弟為本士之訓子以義方為先自先王之教陵遲而不振也秦之法民不分異者倍其賦而德色于父誶語于母漢興猶或有之故歷代以來于族居而義聚者官必旌其門閭復其户租以表厲于衆此無他由為士者徒能誦六藝之文以干取禄位而務殖其家不知有以啓導其子孫之

善意則亦宜乎風俗寖壞而末之或革也昔陶靖節晉
之高士其稱潁川濟北二賢以戒其子者第以同居共
財為首唐之崔鄲一門孝友四世同爨兄弟六人皆至
三品史以為未有也可謂難矣逮我朝至道中南康洪
氏累葉聚舍期功百口建塾館于雷塘以誨子弟太宗
皇帝嘉之賜以御書百軸其弟文舉入謝天子又書義
居之字以為寵且命之官其子待用遂登巍科非積善
彰明之效也耶夫處士之善世無知者其秉心蹈義于

是可傳傳有之制宅命子足以覲士而虞氏故殿中丞
戩之孫年九十矣華顛素裳既受封邑尚惟保其夫之
訓以勵其子而藻等孝友孜孜克成其父母之志餘三
十年後將弗墜周氏其自此興乎洪惟聖明在上今年
方崇兩宮期頤之慶推恩宥于天下或轉而上聞至道
故事其申賁于巖邑以風動于東南殆無疑矣周氏歲
入不能二千斛内外幾六百指養其偏親時其祭祀給
其嫁婚皆有定式歲又以十萬錢招延儒士俾其幼稚

學禮無缺者儉以足用是可則云淳熙十三年二月癸

亥具位韓某記

雙蓮堂記

聽事之南有地數畝平池面其前古木蔭其上東南諸

峯羅列四出或曰是故為堂者前主簿撤之以為令聽

事予始至而愛之思復其舊會予假職事于郡力不果

為明年自郡還舟行次南山下見大木數十若棟楹者

棄于岸次或曰前郡有命治郵亭西津外材且具水則

暴至而郡亦命止焉予笑曰是其以相我哉歸而謁諸
縣盡得之前所謂堂者横植四楹不卑不陋始于五月
之乙亥而迄于六月之壬子僝工之五日有雙蓮生于
舍之背遂以名之夫自古以來仁人君子抱其器而不
得施于時守其道而老死于世者葢非特世之罪也世
方求材而君子不逢其求故在上者歎于無材而材者
傷于不用此豈特人為然耶方予之為是堂也廢為瓦
礫之場鞠為荆榛之墟過之太息而已而輪囷合抱之

材適皆棄于山荒水涯幾為樵蘇薪槱之利一旦瓦礫

荆榛者變而為几席樽俎之勝而輪囷合抱者引而致

于雲霄之上施斤斧被丹雘以逃寒暑而避風雨焉彼

豈取必于人哉是二者適相值以應吾之須而然也而

君子不安其命以俟後之須者亦惑矣嗟夫今龍泉為

邑二浙之窮處也經營名利者不出其塗出入富貴者

不由其境水行敗舟陸則折軸四望而行綿歷巇險不

數百里不得郡邑而吾與數君子仕焉當其虗埃倥偬

之暇徜徉于茲商天下之治亂道古今之人物已則酣歌起舞勸酬交錯把酒賦詩以極一時相從之樂彼奔走埶利者葢亦顧此而不可得于吾之道不旣有所處乎然堂之景物日益佳後來之從事者日益衆為堂之計且無窮故一草木之異何足以動吾心姑志其實使知自吾得之而已于是聞者以予為知言請書以為堂之記

深省齋記

人之心觸物而動動則有感然感人之深者莫如聲故管絃以合其和金鼓以作其怒世之人蓋有聞鐘磬之聲而自得其良心以進于道者非鐘磬使然也人之聞鐘磬者必于僧坊道室由山林之幽寂適耳目之清淨將以會道而未得惟鐘磬有以發之耳杜子美遊龍門寺詩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子美平生學道豈至此而後悟哉特以示禪宗一觀而已是于吾儒實有之學者昧而不察也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夫識其遺忘謂

之省審視其微亦謂之省人能内省其身如識其遺忘與審視其微則所以存其心者葢當如何盱江鄧器先好古博達士也寓居石壁闢室數椽而寺僧日鳴鐘其上器先因以深省命之是有取于子美之詩者然也吾聞之君子之于道立則參于前在輿則倚于衡亦何事求于視聽昔西方之人嘗以誨其徒矣以謂聞則言聞聲則言聲惟聞與聲俱名矯亂器先之為是室左右圖史日與賓客吟諷飲奕談笑議論而浮屠氏之慕其賢

者亦參其間盍以此說問之當有得句而擊鐘者耶

景德寺五輪藏記

比丘顥寧住池州景德寺有大藏經一夕而火衆皆聚泣以為不祥寧獨笑曰是將待我而易也庸何傷寧始傳法在長蘆能鼎新其棟宇而老于佛乘池人亦敬異之不踰月果以其願力更為所覆之殿悉大其舊又為藏者五摹諸經分寘其上閱再歲而後成中為機輪轄轕運動復以無量金銀五綵而為嚴飾又以無數幡幢

寶鐸網幔而為供具珠珍間錯丹碧照耀老稚環觀歎未曾有于是書來乞記三返而益勤乃謂之曰吾之不託于文久矣況為佛之語乎然吾聞之佛經之入中國重譯而僅傳其雜偽紛外殆與儒書未删者同而中國之學者穿鑿傅會亦不異于俗儒稽古之說也爾之徒不務其擇而惟取其富又度而弗讀乃為是機關技巧以衒于愚夫愚婦而曰是將運之而與讀無異不幾于兒戲而自誑哉且在爾之法一已多矣而安用五為寧

曰不然子特知子之說非知吾之說也夫佛之說為經經之設以藏藏之轉以輪皆假名而合者也默而識之則佛固未嘗有經經固未嘗有藏藏固未嘗有輪使世之學佛者不以目視而以耳聽不以口誦而以心通吾之藏信無用于五也然自其五而言之若天之緯星地之喬嶽與夫氣之行于天地之間者發而為聲聚而為色散而為味數猶是爾至于四肢之與首也手足之有指也雖以我身無或異者不知我身動者為誰有動者

故是以凡夫莫能測知今吾合一臂之力而令此藏皆悉運轉藏運轉已亦令此經皆悉運轉經運轉已則令此心皆悉運轉心運轉已一切眞經當在何處子見夫琅函犀軸輻萃鱗委而經未始讀也曾不見夫手臂從衡雷奔電激而藏未始動也即動與靜一刹那頃于此藏中當有能證三摩地者昔有童子聚沙為塔或以爪甲畫成佛像而猶許之况吾此藏衆寶所成願力所就諸經所集人天所護以為兒戲不亦可乎予曰吾不復

辨也請問爾之費幾何曰縻金錢一萬七千緡為日月幾何曰始乾道七年正月迄九年十月其廣若大幾何曰藏崇二十五尺袤十有三尺四傍者崇減于中六尺袤則減其半焉施者為誰曰相仲德鄧居諒而下施財者也汪彥施經者也工之與民施力者也寺之徒施緣化者也故願子施以文予曰爾之志堅若此其求無不獲又若此吾文何吝哉于是施之以為記

廣教院重修轉輪藏記

信州城北有大寶剎名曰廣教惟昔陸羽即山種茶泉乳甘潔草木清潤剎西南隅寶建大藏爰以精金合衆寶色天宫樓臺徧覆其上復作大海激水騰波魚龍出没守護其下諸天綵女箜篌笙笛作樂歌舞圍繞其前此土所有諸佛菩薩真經妙義分卷析軸函寘其中有主藏神紺面赤髪雙角嶷然非龍非妖非夜叉鬼以指劃口出風雨聲率領眷屬挾持其輪州之境内若男若女凡曰祈禱惟神是依或時江湖舟墮險處出手雲間

救度危急以是因緣多歷年所一日藏軸傾偃自摧竭千夫力不能揺動四衆環觀愁惱怖畏長老懷璧來住是剎以大慈悲出善巧智即告四衆我有無邊願力重興此藏汝有珍寳及錢穀米當即隨捨毋作慳悋初以一錢積至千萬曾未幾月藏忽運轉迅如風旋隱若雷動觀者作禮歎未曾有更相為言此藏前日非有增減何因不動今者何得外相不易運轉如初是大長老必有幻術使我不知孰能為我決疑惑網爾時長老笑謂

四衆我豈有術非不示汝我觀此藏機牙交關輪輻互
設阿僧祇刦未有可壞而其壞相獨在于心心初不堅
蟲蝎螻螘諸濕生類得其間便然其本體莊嚴具在真
經妙義元不欠闕我以方便復安其心得端正木補其
故處是法藏也猶再生人精神既還手足自用由此故
能運轉不息汝等當知一切世間欲證如來無上妙果
非從天降不自地出究竟圓覺皆在汝心以汝真心不
能自見雖有八萬四千秘密寶藏充載汝身眼耳鼻舌

同于如來而無如來智慧明了流浪生死如逆風波蔑有暫止佛以方便直指汝心若對鏡時自識其面使汝法輪觸處運轉亦如此藏圓滿眼前汝心本無我法安有由心非心悟法無法返求汝心當得自在于是四衆同聲以偈讚曰

我觀世間諸幻師或時幻出諸技巧樓閣寶座及天宮龍神夜叉非一相了知是幻即非實謂佛示現亦復然一切皆由心所生知佛是心非是幻譬如迷走狂癡人

眼耳鼻舌元具足觀瞻動作及言語在人趣中無有是
醫王調以無上藥其心既正身亦隨六時所用常獲安
自然歡樂有生意惟大寶藏妙法輪此土地方悉瞻敬
雖有五千四十八如來所說衆妙經繇其心病未即除
一時乃有諸壞相大士願力度衆生圓滿布施彈指頃
心華發明不空過十方佛刹皆現前須知此藏及是心
悉無工施力用所天輪長旋地軸涌法界空虛元不動
以不動者觀諸佛還以動處作佛事河沙刼塵徧莊嚴

盡未來際無有壞

慈相院重月泉題記案此文似泉銘而不用韻且窾堅肖明等句義不可曉謹依原題附存于記之末

緊瀵迺神道自嶔碕窾堅肖明祀蟲弗治易甓而石泉用蠲潔施及壇宇既波既墁盈飲以滌澤溉其永休工識勤敬諗來裔

題名

金華洞題名

淳熙改元七月既望陳巖肖子象陳良祐天與黄掞子餘趙師龍德言韓元吉无咎觀稼秋郊自智者山來謁雙龍洞篝火蒲伏徧閲乳石之狀寒氣襲人酌酒竹陰支笻至中洞飲泉乃歸

凌風亭題字

予昨以紹興戊寅歲來宰建安逮兹假守今年上元後一日始得攜家登凌風亭作此以示知縣趙偉文葢恍然遼鶴之遊也淳熙丙申潁川韓元吉題

建安縣治之凌風亭待制尚書韓公尹邑舊創也去思之政猶甘棠然汝或承乏之初葺治未幾而公鎮是邦不忘疇昔廼以暇日特枉旌騎臨賁斯亭置酒賜詩前所未有顧汝或何者得此榮遇敬摹諸石以侈公休是歲仲春宣教郎知建安縣趙汝或題此榮原題

本附于韓元吉題字之後今仍其舊

題跋

跋文潞公諸賢墨迹

黄廷老家所藏元祐三跋尾其二則魯公祭常山父子文李大夫帖郭僕射書嘗見石刻矣其一則藏眞書葢未見也觀顥叔所識謂魯公得張長史筆法者豈此耶劒去而遺櫑具鐘亡而寶追蠡顔素帖雖不存文忠烈而下名公之墨得一已可珍矣

跋趙郡王墨迹

少師安化郡王以宗藩之英及見中原太平之盛艱難渡江享有富貴而手書此文推原道德仁義詆譏前代

欲使人君用為龜鑑是以知其所感者深所藴者厚矣

乾道丁亥歲二月甲戌頴川韓某書

跋曾吉甫帖後

永豐周日章日新兄弟少力于學甞以師謁曾吉甫于

茶山此其報字也公之去茶山踰二十年矣周氏兄弟

華髮蕭然猶連蹇場屋也覽之歎息淳熙十二年二月

十日南澗翁韓某題

跋李和文帖

國朝文雅至章聖峕乃盛楊劉二公制作彬彬為天下表儀而和文公以勲閥尚帝女筆力頡頏號相師友此帖蓋與中山論禪可槩見也晚嘗援韋嗣立故事祈衲祿以老山林其胸次所藴視富貴真何物耶乾道八年十二月五日潁川韓某盥手以觀

跋鄧聖求除拜帖

鄧安惠公制冊深厚宏雅自成一家東坡先生相與酬唱嘗並直玉堂矣逮其拜轄乃假手賀之豈應用之文

特禮不可廢者或欲試其門人筆語能道已意否耶乾道壬辰五月己丑潁川韓某書

跋仁風堂

晉袁宏為東陽郡謝安以扇贈之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葢前賢美談也郡有燕寢因以仁風榜焉庶修東陽故事且俾里俗共興于仁云淳熙元年四月丁卯潁川韓某題

跋范元卿所藏歐陽公帖

文忠公手墨世固多有之二帖蓋與原甫君謨皆平日至厚周緻委曲情如家人足以見前輩交友之誼為可寶也稱謝原甫戒其用快而頗譏其豪飲不可當勸君謨以瘡愈當治内猶寇賊後修武備所以禦後來之患而自謂各有少病其為藥石之言互相啓發又可寶也淳熙二年八月壬午頴川韓某敬觀

跋司馬公倚几銘

温文正公倚几銘今傳家集所未見者銘文甚簡而注

義特詳其告君之善惟恐不盡也勾注塗改甚多而無一字行草其敬謹之至未嘗斯須忘可不法哉淳熙三年十一月庚午潁川韓某觀

跋荆公書彌勒偈

阿逸多偈懺悔法也蔡元度自謂荆公好書此不知幾本豈平時行事于心有所不安亦如暮年捨居為蘭若者耶不然是葢學佛之末耳

跋山谷醉帖

山谷草聖數紙醉帖尤奇乃知用筆在有真意也

跋蔡君謨帖

高伯祖丞相獻肅公帥成都時蔡忠惠公任寄省所寄書也語簡而意親無復世俗不情之態前輩尺牘多類此可敬而法哉公以壬子正月庚子生不知距蔡公為幾日書尾致吳茶益見嗜好之不忘也淳熙六年刻石婺女郡齋七月壬戌潁川韓某記

跋東坡帖六紙

東坡前四帖以倅杭及黄岡時書也後帖言屢乞解職則在朝矣淳熙七年十二月丙午韓某觀

題陳季陵所藏東坡墨迹後

醉翁夢中所作絶句好事者謂其非夢也語妙而意不屬爾然思致高遠殆欲仙去東坡在杭劉景文數從公遊湖上其戲景文絶句為西湖而作也一筆書二詩意必有在後人徒賞其字畫耳

跋蘇公父子墨迹

右丈安黄門二帖所言皆私家細事至煩碎而靡密無足深論學士大夫相與存而傳之者豈不以其人哉夫不能以古人自任千載自期而欲恃區區之文墨以為不朽者可以慨然于此矣

跋辛企李得孫詩

辛公以直道勁節意忤時相閑廢退藏者十有餘年既得一孫賦詩自慰優游平淡氣恬而意新有德之言也然晚預大政名德昭垂以享高壽今其孫頎然出而世

其家矣天之祐善顧可量耶

跋沈寺丞墓誌

國朝設科進士前輩謂惟慶歷二年得人最盛蓋王岐公居第二先獻肅公居第三王文公第四而吕正獻公先莊敏公蘇魏公皆在榜中相踵至相位祖宗至今未有也此外猶多賢士大夫寺丞沈公信其一矣沈公素以行藝表其鄉年未艾輒請老時獻肅判吏銓岐公在西掖故制詞甚美究觀誌文所載位不既其材德而著

見若此其餘慶將有待而發耶

跋李正之祖墳約束後

正之欲葬其親久未獲兆至閉戶不肯出曰吾母之未有藏也其忍徇世俗之禮日夜禱而泣焉既襄事矣述其得地之由因為條目以令子孫纖悉備盡可為士大夫家龜鏡也願平時熟于陰陽地里之書雖日坐集經營殆踰年益莫當其意一旦得大洋之卜于上饒而西安親舊又予之以烏巨之穴面勢流泉悉應于法固已

甚異而兩源之山始屬數家犬牙交互若未易謀皆惠
然樂從掉首弗受其直故正之得以竝用俾其室人亦
有歸焉此實純孝之感而神明之所陰相然陳族又以
千夫力助其勞則諸陳與楊徐好義之風玆可以興薄
俗哉

書師說後

二程先生講論答問之言門弟子記之舊曰師說厥後
見于世其號河南雅言而分大小程子者程氏諸孫所

修也其號伊川雜說自通言明大本而下名以為十三篇者胡明仲兄弟所輯也雅言則潤色以文間遺其意復以章奏書記交寘其中楊謝諸公之語綴于後而雜說者亦廣記而未擇下此悉號語録未知其誰定尤混亂不可攷明道先生蚤没伊川先生復坐黨籍之謫逮還伊闕閒諸故老蔡京至遣人伺察之俾無敢著書則當時私淑其徒所記亦略矣靖康初公道始開楊龜山首闢王氏建炎龍興先生門弟子相繼有聞易春秋語

孟之學始行于天下而趙丞相嘗官于洛素知推敬其書一時士君子靡然鄉之及秦益公當國諸賢零落殆盡秦亦舊從洛學者也晩乃謂人為其所惑葢三十年且詆其說為提先手由是雖進士之文亦不復道之矣夫聖學之有本與儒術之有傳授曾何計于時好然天下之士惑于異端者深溺于文辭者衆不議而非之亦指而笑之予家有師說其編各有名氏或者相勸傳之以謂非且笑者顧何足恤使傳而習焉雖數十百年千

萬而得一人亦斯文之幸也用釐爲十卷刋置江東漕齋間有異同不敢悉去而首以尹和靖之編者得所先也二先生之說不復異録者不能盡知也頃和靖爲張子韶言伊川暮年爲易傳未肯出也其學于是乎在後生宜盡心焉因併以記乾道三年後七月潁川韓某書

書朔行日記後

嗚呼靖康之禍吾及之也尚忍趨庭而見于敵哉然吾嘗念之中原陷沒滋久人情向背未可測也傳聞之事

類多失實朝廷遣偵伺之人捐費千金僅得一二㫖時
使者率畏風埃避嫌疑緊閉車內一語不敢接豈古之
所謂覘國者哉故自渡淮凡所以覘敵者日夜不敢忘
雖駐車亡騣下馬盥手遇小兒婦女率以言挑之又使
親故之從行者反覆私焉往往遂得其情然後知中原
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歸因為聖
主言敵之强盛幾五十年矣臣有知其不能久者特以
人心不附而已是將何時可附顧思所以圖之合謀定

算養威蓄力以俟可乘之釁不必規小利以觸其幾也上深以為然葢不敢廣也淳熙改元出守婺女夏曝書見朔行日記因書其後以明吾志之非苟然耳無咎記

書許昌唱和集後

葉公為許昌時先大父貳府事相得歡甚大父以紹聖改元登第對策廷中有宜慮未形之禍之言由是連蹇不得用建中靖國初幾用復已凡四為郡倅秩滿輒丐宫祠遂自許昌得請洞霄以就休致平生喜賦詩一時

士大夫之所推重故晁景迂公以謂遠則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也中更亂離家藏無復有者紹興甲子歳某見葉公于福唐首問詩集在亡抵掌慨嘆且曰昔與許昌諸公唱酬甚多許人類以成編他日當授子其後見公石林得之以歸又三十餘年矣今年某叨守建安蘇峴叔子為市舶使者會于郡齋相與道鄉閭人物之偉因出此集披玩始議刻之蓋叔子父祖諸詩亦多在也蕢頽隔絶故家淪落殆盡典型未遠其交好之美文

采風流之盛猶可概見于此云淳熙二年九月具位韓某謹書

跋和靖先生手筆後

某所見和靖先生書此凡三本矣一得于九江一邢正夫家而此為最後盖又二年以贈呂景實者今藏于潘叔度以校前二本皆有改削前輩謹于言若此哉欲言之無擇難矣叔度好學宜知者也某既假而移諸石因志其後而歸之

書尹和靖所書東銘後

和靖先生手書東銘修水黄子餘所藏寓九江時筆也先生少喜字書嘗因書碑同舍聚觀伊川笑謂之曰是固無害第將為人役也自是不復書然暮年筆力猶健如此其教學者必先讀東銘然後看西銘謂從寡過而入子餘其知之也展玩太息淳熙改元六月戊寅書

書和靖先生手書石刻後

紹興初和靖先生自蜀出至九江書此以示夏䂓間亦

錄贈門人今所見凡數本也其意深哉當是時士大夫頗以伊川語錄資誦說言事者直以狂怪淫鄙詆之益難力辯也先生既長道山館中俊彦多從先生問學且求伊川語錄先生謝曰某無錄也掇同門所記僅數十端示之昨載于師說之首張公子韶亦以為請先生曰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其後先生歸寓會稽學者猶以不看語錄為疑先生曰諸君知乎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幾何哉又嘗曰伊川先

生頤亦為中庸解疾革命焚于前門人問焉伊川曰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此非先生不知也某假守婺女見此紙于潘景憲家葢呂堅中所得者因摹之石以遺後學追思拜先生于道山時遂四十一寒暑矣撫卷慨然淳熙六年六月庚戌門人潁川韓元吉記

書尹和靖論語後

和靖先生論語解詞極簡嚴將俾學者深味其旨而有所自得也乾道庚寅歲某憂居上饒過先生門人王德

修問此書亡恙且曰子異時官守不刋行之耶某于是愧其言㑹明年復將官中都度未可輯也乃以舊年兄弟手所抄本往累故人趙德莊于建安庶可成焉昔和靖嘗云少從伊川先生學易時伊川出易傳七十餘家和靖茫然未知所從伊川曰日觀一爻可也繼有所質問伊川色莊而氣嚴未嘗語也或曰未也姑求之已而意有所㑹伊川始忻然為之剖析諸傳而伸以已說葢終身不忘也故其誨人亦欲如此此書所以簡嚴者歟

題鄭侍郎所得欽宗御書後

靖康改元敵騎薄京師朝廷備守布河灌之兵于城下宰執與二三侍從議遣使軍前皆未肯往鄭公時為駕部獨入都堂問狀遂假以工部侍郎少宰張邦昌既所衣紫袍兵部尚書路允迪解腰下金帶併鞍勒㹨坐借公登時啓行公平日慷慨有志氣談笑無所憚中使押至安上門縋而下敵帥知公至亦遣吳孝迪等來夜會于河灌帳中且曰皇子郎君趙州見新天子即位赦以

手加額曰今無所爭矣而議割河朔犒軍金帛二事公與其使還至都亭驛則已四鼓欽宗皇帝御批若此公有記録甚詳嗚呼事變倉猝噬臍何追尚忍言哉淳熙十一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敬書

題鄭侍郎所得太上皇帝御書後

鄭公再以珠玉使金營時太上皇帝既至軍前矣而金人方因姚平仲刧寨事送公于都統寨將害之也太上皇帝為之泣下葢君臣同患難故公在侍從獨示以三

書謂之孰敵情偽可料之爾公雖不至柄用優游林下
年幾九十其福壽之蘊敵人何所容其刃耶淳熙十一
年正月十日具位韓某恭覽御筆敬題其後

書眞清堂詩後

唐陸景倩任扶溝丞按察使覈其治狀曰某强清某詐
清景倩眞清也予頃為建安宰作丞廨一堂因以真清
命之賦詩其上二十有五年矣而久廢不治宗室善罙
深甫今丞建安乃以邑儀例給而不欲私者積而葺之

幾一歲棟宇復新盍植雙槐二桐于南墻之下甃其西偏以舍容為庖廚闢小亭以待試茗亦足以見其貳令之暇有餘適也深甫以近族命官嘗同僚于東陽力學積文遂以決科有志于事業而不肯沽激取譽可謂不負此名哉而慕予舊詩為寄覽之慨然因書其後

讀管子

管子之書戰國游士之術也孟子曰齊桓公之于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則仲之與桓公平日謀國

議政者其亦詳矣然舉而著之書者則齊國之士也當是時齊有稷下之邑蓋亦是堯舜非桀紂談道德而言仁義雖仲之作内政以寓軍令在于强兵富國而覇齊今其書則尚權術務籠絡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駁雜為甚已有戰國之風不知仲之說果若是乎故吾意其為游士之術也莊周之言曰道術為天下裂蓋六經未經聖人之手則士之談道者不能淳且正漢興賈誼晁錯之流莫不推尊管氏之書使是書而得盡用則亦猶

之乎申韓之刑名商鞅李斯之慘刻豈復先王愛民養人之政哉嗚呼孔子之後猶有孟子其言王政皆本于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後世推之以為孔孟非虛語也孟子之論管仲止于以其君霸而未嘗議其治齊之政夫是以疑之淳熙丙午八月南澗翁書

南澗甲乙稿卷十六